

人生漫漫旅途,独处是一道绕不开的命题。许多人,尤其是步入老年的人,对独处怀揣着深深的恐惧。当岁月车轮无情碾过,带走曾经的活力与热闹,使我们陷入了寂寞无聊的境地。再加上子女忙于工作,朋友渐渐疏远,更使他们越感地孤独。他们担心生病时无人照料,害怕意外发生时孤立无援,每一个寂静的夜晚,对他们都是一种煎熬。独处于他们,成为了孤独的代名词,空寂的房间成了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对此,我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在我看来,独处是一种珍贵的自由,是灵魂得以舒展的广阔天地。退休之后,我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而出,迎来了大把可以自由支配的独处时光,这是生活给予我的一份馈赠。

退休后的日子,我每天坚持阅读、写作——

俄罗斯当代杰出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代表作《癌症楼》,197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小说叙述了患癌症的永久流放犯科斯托格洛托夫及病房里形形色色人物的不同命运和经历,是一部以人道主义为武器沉痛书写劳改、流放生活,逼真再现生活现实的小说。作品关注小人物,批判现实,是对人性与人道主义传统的延续。这部作品像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析社会“毒瘤”,又像是一首深情赞歌,呼唤着人性的回归。阅读《癌症楼》,我随着主人公的脚步穿梭在那充满病痛与挣扎的癌症楼里,感受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对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和人性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

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女士及众生相》,以莱尼·普法伊弗为主角,讲述了她在德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生活经历,及其与家人、朋友之间的互动;通过莱尼的视角展现了普通民众对纳粹时代的看法,同时也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社会风俗历史画卷。作家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和对故事情节的巧妙安排,让我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与挣扎,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

求。阅读这本书,即如观看一部生动的社会纪录片,每一个细节都真实而深刻,让我对人性和社会有了更多的思考。

瑞士籍德裔作家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他中期创作的代表作,亦是他创作生涯中的里程碑。小说主人公哈勒尔是个正直的作家,鄙视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常常闭门不



出,令人窒息的气氛使他陷于精神分裂境地。黑塞以其独特的心理描写和象征手法,刻画了一个孤独、迷茫的灵魂在现代社会中的挣扎与寻找。主人哈勒尔的生活困惑、自我迷失,以及对理想世界的向往,都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除了这些巨著名篇,我还重读了许多经典的短篇小说集,每一本都如一颗璀璨明珠,用有限的篇幅展现了无尽魅力。

《劳伦斯短篇小说集》,以细腻的情感和独特的视角描绘了人性的复杂和爱情的多面。他笔下的人物充满了生命力,他们的情感纠葛和内心挣扎让我感同身受。《菊花的清香》通过一对夫妻间情感的

微妙变化,展现了爱情中的无奈与悲哀。

《茨威格短篇小说集》,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将读者带入一个个充满激情与冲突的世界。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性的赞美,让我在阅读中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与脆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那个陌生的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饱蘸

西方的思想潮流,都在我的脑海中碰撞、交融。阅读,让我在独处中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丰富和广阔着我的精神世界。

独处不仅给予我阅读的惬意,更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在那些安静的日子里,我沉浸在创作的快乐中,将内心的感悟与思考,化作小说、话剧和散文。

中篇小说《心机》的灵感,源于我在生活中对人性的观察与思考。因为爱好写作,我常常观察和回忆起生活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言行举止、喜怒哀乐,都成为了我创作的素材。构思《心机》时,我张开想象的翅膀,尽力地去展示一个充满利益纷争和情感纠葛的世界。乔珍,小说的女主角,一家房开公司的老板,为争夺一块地产,不择手段费尽心机。我试图通过这个故事,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思考着他们的动机和欲望,揭示人性的复杂和多面。

在创作短篇小说《相依相伴》时,我将目光聚焦在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上。一对相敬如宾的老人,含辛茹苦养大了一双儿女,送他们出国留学读博。儿子留在了美国,女儿远嫁新加坡。在外人眼里,他们是一对幸福的老人。然而,他们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却为外人所不知的。当他们生病时,是多么希望儿女回来看看,哪怕就一眼,看到他们望眼欲穿世界的却是无尽的失望——这样一对相互依偎、不离不弃的老人形象,被我信手拈来。

短篇小说《戏里戏外》《庄镇人物》则像是一幅幅生活的剪影,描绘了我身边那些平凡而又生动的人物和故事。

创作话剧《希望的田野》和《魔镜魔镜告诉我》时,我在脑海中反复排练每一幕场景,设计每一个角色动作和台词,构建出一个充满现实意义和奇幻色彩的舞台世界,力求通过话剧传达出深刻的思想和情感。

散文《庄镇旧时光里的旋律与情愫》,是我对记忆的深情回望。那些关于庄镇的旧时光,如一幅幅画面在我眼前缓缓展开。我想起

了在庄镇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生活,想起了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片段的情景,想起了我懵懵懂懂的初恋……种种想起,使我心中涌起了无尽的眷恋和感慨。

随笔《酱香酒传奇:从远古“香水”到传世佳酿》则是我对酱香酒文化的一次探索。我查阅了大量资料,了解了酱香酒的历史渊源、酿造工艺和文化内涵。我被酱香酒那独特的魅力所吸引,于是将自己的研究和感悟融入文字,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酱香酒背后的故事。

当阅读和创作感到疲倦时,音乐便成为了我最好的放松方式。我戴上耳机,沉浸在悠扬婉转的旋律中,让音乐力量驱散满心的疲惫。

《斯卡布罗集市》的旋律一响起,那空灵的歌声即刻穿越了时空隧道,将我带入一个满溢诗意的世界,置我于一个古老的英格兰小镇,集市上热闹非凡,人们穿着古朴服饰熙熙攘攘来往穿梭。空气中弥漫着欧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的芬芳,那是大自然最纯粹的气息。这优美的旋律带给我淡淡的忧伤与思念。

《小路》《三套车》则带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情,深情的旋律中蕴含着俄罗斯民族的坚韧与豪迈。听着这些歌曲,我一时会置身于广袤的俄罗斯大地,看到人们在小路上漫步,看到一辆辆拉着货物艰难前行的三套车。音乐中的情感,时而激昂,时而舒缓,我的心情随之起伏。

在音乐的世界,我忘却了时间的流逝,忘却了生活的烦恼。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精灵,在我的心间跳跃,给予我慰藉和力量,让我获得内心的宁静与自由,找到生活的另一种美好。

独处,绝非孤独,在我眼里它是一种能让人获得踏实与丰盈的美好状态。独处,可以让我抛开外界的喧嚣与纷扰,回归到本真的自我,去追寻内心的渴望。独处,是一种自由,让我能够静下心来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事物。独处,是一种享受,让我在宁静中品味生活的美好,让心灵得到滋养,让生命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

# 乡土风物的诗意镌刻

读龙文凤《松桃九帖》

龙正舟

龙文凤的《松桃九帖》以组诗形式为松桃的山水人文立传,每一首皆是每一处小地方的概括,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勾勒出兼具地域特色与精神深度的乡土模样,让松桃的人与物、情与思,都成为可触摸、可感知的诗意存在。每次读文凤的诗总是从中感悟,就像在平时的交流中得到指引。文凤对文史颇有研究,组诗《松桃九帖》就是最好的证明。

组诗《松桃九帖》的核心魅力,在于对“地域符号”的独特解构与重构。诗人选取云落屯、柳瓦湖、雷家大院等九个具有松桃辨识度高度的意象,却不作单纯的风景描摹或史实陈述。在《云落屯》中,“时间的犄角”“巫歌的高度”“举棺的人”等意象,将自然景观与地域文化记忆熔铸,让云落屯脱离了地理坐标的局限,成为承载岁月沧桑与未解之谜的精神载体;《雷家大院》则以“一百二十八根木柱”“四十八扇窗花”为切入点,借家族的“争闲气”“劳动”与“投武报国”,道尽一个家族的生存底色与精神风骨,让建筑成为历史与人性的见证者。这种书写,让松桃的地域符号不再是冰冷的名词,而是有温度、有故事的生命个体。

同时,诗人在字里行间始终贯穿着“人文关怀”与“精神寻根”的脉络。《柳瓦湖》中“养稻粱,牛羊,鸡鸭”“养骑马打仗的将军,也养土里刨食的农人”,以“养”为线,平等对待地域里的万物生灵与不同身份的“人”,尽显对乡土众生的尊重;《乌巢河》从“泪流满面”的倾诉到“溯流而上,一路向北”的觉醒,将个人情感与族人的精神归宿绑定,展现出对民族文化根脉的追寻;《迴龙寺》里的杨三爷更是组诗的“精神锚点”——他“一块钱恨不得掰成两截”却愿补贴善,其朴素的坚守与善良,不仅是松桃人的缩影,更折射出乡土社会中最本真的信仰与道德力量。

在情感表达上,诗人克制却深沉。《天马寺》中“木鱼和晨课荒凉”“小径被乱草与白雪覆盖”的衰败,《苗王城》里“把时间举过头顶举起历史的锚碇”的沧桑,没有激烈的抒情,却以冷静的笔触将失落与厚重藏于字句间,让读者在留白中感受乡土的变迁与诗人的怅惘。而《莲花寺》“心中若有佛,回首时到处都是彼岸”、《乌龙山》“重生的树木,荆棘,和纸鸢分明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兄弟”,又在怅惘中注入希望,让乡土的精神得以延续。

《松桃九帖》早已超越“写景咏物”的范畴,它是诗人以诗为笔,为故乡绘制的“精神地图”。在这里,松桃的山水是历史的记忆,松桃的人是文化的传承者,每一首诗都是一次对乡土根脉的触碰,一次对精神原乡的回望,让读者在诗意中读懂松桃,更读懂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乡土情怀,这是文凤对乡土风物的诗意镌刻。

## 科学家的散文

偶然间读到了法国科学家玛丽·居里的散文代表作《我的信念》。这么著名的世界顶级科学家,除了科学论文的写作,也写具有文学性质的散文呢。

带着好奇,我逐字逐句地读完了居里夫人的这篇散文代表作。

读完后的整体感觉:朴实无华,真诚纯粹。而且让你认为,原来科学与文学,可以并行不悖,一些地方还是相通的。

对于居里夫妇的科学成就,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他们是世界上第一对获得过两次诺贝尔科学奖的,而且是在物理、化学两门不同的学科。并且,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居里夫妇却很淡泊名利。爱因斯坦说:“在所有的世界名人当中,玛丽·居里是唯一没有被盛名宠坏的人。”

“当我们考虑要不要从我们的发现中获取金钱利益时,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决不能违背纯粹研究的观念。所以我们没有申请专利,这意味着我们丢弃了一大笔财富。”居里夫人在文中这样写道。他们如此要求自己,但也不反对因为科学发现而取得许多报酬的人,并且还认为:“人类需要现实的人。”但他们却是对科学而不是钱财有着孜孜不倦的兴趣与热情。

因科学而取得很多报酬,这理所当然,也很现实。然而居里夫妇却有着科学家一样的坚韧不拔,文学家一样的天真和好奇。

散文开头,居里夫人就开门见山的抛出观点:“我们必须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自己充满信心。”“当结束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我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科学与实验不可能一下子就有发现,这其中肯定要走很多弯路,承受着许多失败,非有惊人意志力不可,这种意志力,就是朝着目标不断前行的坚韧毅力。

他们也已之所欲,这“所求”不是金钱利益不是名誉地位,他们曾经连跨入院士的资格都没有。他们所求的是“防止受到人事侵扰和名誉拖累”的宁静环境,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研究自由——是那样纯粹,是完全为了能潜心研究的纯粹。

科学首先是发现,文学也是。发现这世界的美丽、诗意和精彩。在本文中,我也读出了居里夫人诗人般的发现和孩童般的好奇。她因



病休养在家,却对女儿们养的蚕发生了兴趣:她发现了蚕们总是耐心地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于是她觉得“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在不断地鞭策着她”,“就好像这蚕被鞭策着要去结茧一样”。当伴侣永远离开她后,年老的她,也爱上了种花、植树与朗诵,还创作具有文学性质的散文呢。

“我一直沉醉在世界的完美之中,我相信科学具有一种非常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他不仅是一位技术人员,还是一个小孩,如同沉醉于童话故事一般,沉醉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在文末,居里夫人这样写道。

科学与文学,都是为了发现美,表达美。居里夫人一生从事的事业,是美好的事业。他们的一生,是发现和表达美的一生,他们的发现与表达,是那样的纯粹。

## 鲁迅和契诃夫



谈到俄国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自然会让人想起他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想起他的《变色龙》《套中人》等短篇小说。

《变色龙》塑造的是见利忘义、见异思迁、见风使舵者的形象;《套中人》塑造的是循规蹈矩不懂得变通的角色。他的短篇小说,大多讽刺意味浓郁。

近日,笔者无意间读到了他的散文《生活是美好的》。

散文《生活是美好的》篇幅不长,以总分式的结构,对比与排比的手法,把“怎样持续感受到幸福”这一观点表达得酣畅淋漓。

散文开头,契诃夫通过生活不易,幸福也不易引出自己的观点——要持续感受到幸福,需要做到两点:“第一,善于满足现状”;第二,把事情往更糟糕处想。

然后他就以排比和对比的方式列举了“火柴在衣服口袋里燃烧起来”应当高兴,“手指头上不小心扎了一根刺”应该“非常高兴”,“挨了一顿木棍的打”应该“蹦蹦跳跳地大叫”等具体事例来说明要高兴幸福的理由,因为“幸好”没有出现比这些境况更糟糕的事。

满足现状可以让人感觉到幸福这无可厚非,但遇到那些比较糟糕的事还要高兴就让人觉着“委屈”就觉得精神有些不正常了。有人分析认为这是“让人乐观起来的办法,充满了哲理。”笔者从这篇散文中读出的,却仍然是讽刺,入骨三分的讽刺!

让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一阿Q。

阿Q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可是他只要能够填饱肚子,身边还有几文零碎铜钱,生活就满足得不要不要的。不光幸福感爆棚,还神气活现呢。他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点见识,便要瞧不起人。明明自己委屈得厉害,却善于寻求精神上的胜利。

这样的“胜利”与“满足”,与《生活是美好的》中善于满足善于将事情往更坏处想的“办法”是一样的。

契诃夫运用的,应该是“反讽”的修辞手法吧?他的这篇散文,只

是没有将具有这种想法的人安一个名字而已。

撇开其反讽的修辞手法和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来讲,现实中,当你觉得自己遭遇了不可言说的委屈与不幸,除了忍耐和沉默,你还有别的办法让自己高兴起来么?

有人说中年不读《孔乙己》,读懂已是文中人。中年之后读《生活是美好的》和《阿Q正传》,心情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 看世界,与内心的自我

看过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说实话,我对他小说中的那些故事不是很感兴趣,但这部小说我还是一章一章地看了下去。小说的故事情节(有点像侦探小说又仿佛不是,难



以归类)我不想在这里概括,我只是单纯喜欢他小说叙述的方式和多维视觉的结构方式。

从叙述方式上来讲,他的小说每一章都像一篇中篇散文。有着散文对环境的铺陈、对内心流水似的描述和生活、艺术经验的诗意叙写。这样的写法,看起来让人不觉得累,很有环境、人物与内心的“在场”感。小说的每一章,就是一幅幅从外到内,充满了生活、艺术气息的立体画面。

但让我最为佩服的,还是他小说结构或者叙述角度的“多线性”。他笔下的人物与事件,不是单向度的。每一个都是那么立体、多面。因为,每一个人,在小说中其他人的心里,都是不同的角色。因为他对小说的叙述,是从小说中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内心来呈现的。

换句话说,他小说中每个人物

都是站在第一人称角度来叙述的。这有时一章我们的视角和心思被这个人物带着走,下一章就切换成了另一个人的视角和心思。但这些不同人物的视角和心理叙写,其所指向的事件却又错综交织着,重复着。就像在夜里有无数盏灯,它们的光亮同时指向某一个地方,让这个地方成为了焦点,那样凸出而又真实。

对这位耳其作家,我不很了解,他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写,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读到了他的散文《父亲的手提箱》。

《父亲的手提箱》是他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

文中的“父亲”年轻时也做过作家梦,也写过一些文字,但都被他锁进自己的手提箱里。后来他交给了帕慕克,希望自己走后有一天他能打开看看,或许对他有些帮助。然而帕慕克一直犹豫着,他认为“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他世界’的人”。他害怕父亲是一个优秀的作家,那样,就会毁掉父亲在自己心目中的那种“近距离”的平凡与慈祥,他害怕因父亲的作品太优秀自己与他产生距离感。

促使他打开父亲的手提箱的,是与“害怕父亲是一个优秀作家”相反的一种想法:“父亲的生活中是不是有什么我毫不知晓的秘密与不幸,而他又只能默默地忍受,因而倾泻在纸上?”

打开手提箱,看了父亲的笔记,确实让他产生了“距离感”。但也在创作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原来父亲的笔记中,时不时地流露出“作为作家所特有的看法和写作艺术。”他与自己的创作经验进行了对比思考,于是他觉得自己“被流放的边缘性的感觉和自我真实性缺乏的恐惧所包围”,这种认识给了他刺激。明白了“唯有写作,能让我开始完整地理解有关自我的真实性问题”于是创作了《我的名字叫红》(《雪》《伊斯坦布尔》)。

一个人内心的自己,不一定真实。一个外人眼中的“自己”也不一定真实。那么几个人,在不同人眼中的“共同的那一个”,不是就更加逼近一个人的真实?难怪,他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要以多维视觉的方式来叙述小说中人物和事件了。那样更接近事件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吧!